



●滇文化丛书●

●云南人民出版社●

鸭池梦痕

● 孙太初 著 ●

编辑说明

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滇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侧重探讨广义的云南古传文化的专题系列论著。

云南之称“滇”，由来弥久。初有“滇”部落在此生息繁衍，战国时庄蹻开滇称主，至汉代即授置“滇王”，赐“滇王之印”。一代代古滇子民，皈依于这片38万平方公里的红土地，辛勤拓荒，不懈搏击，用血与汗、铁与火，铸就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构成了悠久而灿烂的滇文化。

滇文化，鲜明地表现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云南高山丛立，江河纵横，盆地星罗，森林密布，因而山地文化、河谷文化、盆地文化兼而备之，红土文化与绿色文化交相辉映；且北靠青藏，东依中原，西连缅甸，南接老挝越南，换句话说，四向远离于海洋，呈现为一种陆相文化型。但它又有金沙江——长江、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元江——红河、南盘江——珠江、大盈江——伊洛瓦底江等六大水系的辐射，得与海洋文化沟通，因而它还不全是封闭式的内陆腹地文化，仍可窥出特定的海陆交汇效应来。

滇文化，涵盖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云南有2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万以上，是一个民族大博物馆，其中，独龙、怒、德昂、佤、布朗、基诺、拉祜、哈尼、阿昌等民族，系云南独有。每个民族，它们的耕牧渔猎、衣食住

行，它们的发祥、迁徙、分化与组合，它们的生殖、婚恋、丧葬、节庆、礼仪、法度、语言、文字、宗教、禁忌、审美等等，莫不结撰为个性鲜明、有历史厚度的文化链。正是这众多的文化链纵横交错，构成了云南的文化奥秘境界。

古滇大地上崛起过腊玛古猿和禄丰古猿，崛起过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有着令人瞩目的人类起源文化。在这片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母土上，不仅留下了先民古老的火文化、石器文化、狩猎文化、游牧文化，而且积淀了先进的陶文化、青铜文化、稻作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以及诸如村落民居、寺院建筑、石雕木刻、编织刺绣、栈道马帮……等等难以道尽的物质文明，它凝结着滇边子民力图主宰自我命运、从必然索取自由的执着意志和创造智慧，铭印着滇文化一步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跨越的轨迹。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行。这里有彝族毕摩文化、傣族贝叶文化、纳西东巴文化，有崖画、壁画、和以“海洋”称誉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古谣、歌舞、戏曲、古乐，有两翼碑、《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滇南本草》……以及数不清的滇诗滇文、滇书滇画——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渗融，同台媲美，闪烁着夺目的思想灵光和艺术绚彩。

从学科来讲，滇文化不仅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伦理学、哲学、法学、史学、美学、文艺学、文字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的广阔内涵，也容纳有天文、地理、历法、农艺等等自然科学的生成讯号。

这是多么丰博璀璨的文化宝库！多么值得纵深勘探和发掘的智慧矿藏！每一块浑璞的矿石都有待还原出文明的七色光，击发出新的热力动能，为我们提供了何等广阔的研讨求索的天

地！

我们欣喜地看到，过去，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十余年间，我们在发掘滇文化宝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如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文学概况调查、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各民族简史的编写出版、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民族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等等，其规模、广度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在文化建设上自然是业绩煌煌；但它基本上还停留于展示实体蕴藏本身的阶段，即仅仅建造了一座宏大的资料库，对附着于这些丰富文化“实象”之中的“灵”——即内在规律、多向价值、思想能量等等深层性的质的剖示，则还注重得很不够，用资料库的元件构筑学术理论殿堂的工程还待大力开展以补白。现在，我们试想为这一工程的奠基效些推波助澜的微劳。

由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也便明确了，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这个滇文化宝库从总体到各个层次、侧面的脉络作一番透视和梳理，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寻出文化演绎的规律和经验，阐发新见，力图对边疆开发的战略、方策有所启益，从而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进一步活跃文化研究氛围、团结新老学者、扶持学术新秀、弘扬传统、繁荣著作、造就有生气的新时代的“诸子百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尽一点我们应尽的责任。

立足于古滇边土，放眼于中华九州乃至世界的大文化背景，即便是一册薄书，也可以拓展出新的文化视野，展示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殿堂；一个不大的专题，也能从历史经线

与时代纬线的交织中，透射出博大的信息，萌伸出幽远的哲理和深邃的思想。这也是我们的自信所在。

这套书，是由黄惠焜、杨仲录、杨世光、杨福三等同志首议倡筹的。奠基伊始，任重道远，而囿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远不足以使之臻达完善，还期赖于群贤群策，鼎力玉成，唯望广大学者、读者热切支持，不吝赐教！

滇文化毕竟要发扬光大，毕竟能发扬光大！

编者

1989年12月

自序

老年人喜爱回忆往事，这大概是不如青年人富于现实的进取精神的一种表现。老年人之所以不如青年人，恐怕也就在于此。近几年来，离休家居，脱离了本职工作，对过去经历的一些事物，时时回忆起来，说明自己已是没有出息的人了。

然而，回忆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愉快，也有悲伤；既有成功的庆幸，也有失败的懊恼；既有温馨的留恋，也有惆怅的失落……。我在文物考古专业道路上的经历，也和我生活旅途一样，充满了曲折起伏。往往是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又带来孤独与困惑，或出于各种不同动机的中伤与责难。值得庆幸的是，我在经受了儿番急风暴雨冲刷后，终于盼来了和畅的天时。唐人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不啻为我而咏。

尽管我已厕身于老年人的行列，再没有多大作为，但还不甘心等着与草木同朽。所以，即便是只有对往事的回忆，仍想把这些回忆留下一点痕迹，哪怕是淡如洗砚的余瀋也好。这既是对自己的一丝安慰，也是对后人的微薄赠予。

我从事文物考古专业工作，将近四十个寒暑。如若连青年时的业余爱好算起，则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时间不可谓不长，见闻经历也不算少。但在岗位上的时候，总是东奔西跑，应接不暇。一件事还没有做完，另一件事又在等着。偶尔坐下来写一点东西，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诸如充满表格数字的调查发

掘报告或繁琐枯燥的考证文章之类。要想写点抒发个人感受或个人情趣的东西，老是安静不下来，或者就是受到这样那样条件的限制。现在总算好了，既已投老书楼，与人无争，又比较超脱，不受拘束。于是陆续把一些自认为是值得一记的事物写了出来，加上平日积累的一些金石题跋和杂著，编成《鸭池梦痕》^①这本集子。

我国号称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地上地下的文物十分丰富。数十年来，固有不少惊人的发现，但损毁散失者也不在少数。即以我文章中提到的为例，私家藏品，多已散失不知去向；古刹台殿，或已夷为废墟；吉金贞石，也多遭破坏。颇有过眼云烟，聚散无常之感。剩下的更多是梦一般的回忆。

此集除抒发情趣的文物散记和金石题跋外，也有几篇知识性的文章，是我数十年经验的积累。虽然是管窥蠡测，但对于文物爱好者和收藏鉴定者来说，或许有点助益，因此也一并收入。古人云：“不贤而识小。”我之所学所识，仅此而已。

古滇孙太初序于梦雨楼

1991年3月

注：鸭池即昆明古称，详见筇竹寺白话圣旨碑。

目

录

文 物 散 记

文明街夜市·····	(3)
文古堂与二爨碑·····	(6)
高氏百担斋收藏·····	(8)
青云轩制笔·····	(10)
厂甸门前车马稀·····	(12)
明末滇僧书画·····	(15)
李定国、夏国相刻经·····	(19)
阮大鍼、胡国柱书迹·····	(21)
徐霞客诗翰墨迹·····	(23)
陶珽、高翥映书法·····	(26)
鉴古随录·····	(28)
古董趣话·····	(39)
鉴定琐屑·····	(43)
废寺奇缘·····	(51)
荒野拾珍·····	(54)
滇王金印出人间·····	(57)
石门古道访唐碑·····	(60)
元帝国的落日余晖·····	(63)
三上水目山·····	(66)
古碑厄运·····	(69)

金石题跋

宋拓秦泰山刻石影本·····	(75)
秦瓦量拓本·····	(75)
汉桂宫鐙拓本·····	(76)
旧拓汉赵王群臣上醯刻石·····	(76)
旧拓汉江都厉王冢中刻石·····	(77)
汉秘戏画像砖·····	(78)
汉朔宁王太后玺·····	(78)
汉资邑侯印·····	(79)
汉皋门亭侯印·····	(79)
汉司禾府印·····	(80)
汉摇钱树石座·····	(80)
汉石门颂·····	(81)
汉杨淮表纪·····	(81)
汉张迁碑乾隆拓本·····	(81)
汉朱龟碑·····	(82)
汉王晖石棺·····	(83)
汉孟璇碑初出土拓本·····	(83)
魏崇德侯印·····	(84)
晋曹翌买地券·····	(85)
晋士孙松墓志·····	(85)
晋爨宝子碑旧拓本·····	(86)
晋参军等字残碑·····	(87)
宋爨龙颜碑旧拓本·····	(88)

宋刘怀民墓志·····	(88)
魏元桢墓志·····	(89)
魏元简墓志·····	(90)
魏司马景和妻墓志·····	(90)
魏崔敬邕墓志刘铁云影印本·····	(91)
魏李璧墓志初拓本·····	(92)
魏乞伏宝墓志·····	(92)
隋龙藏寺碑清初拓本·····	(93)
隋张通妻陶贵墓志·····	(94)
隋梓州舍利塔铭·····	(94)
隋姬威墓志·····	(95)
隋刘世恭墓志·····	(95)
唐褚遂良书随清娱墓志旧拓本·····	(96)
唐爨君墓志·····	(96)
唐崔沉墓志·····	(98)
唐韦洞墓志·····	(99)
唐贤力毗伽公主墓志·····	(101)
唐李良墓志·····	(102)
唐袁滋册南诏题记摩崖·····	(103)
唐余姚窑瓷甕墓志·····	(104)
南汉骠骑将军章·····	(104)
南汉波斯女眉珠造像·····	(105)
大理国王段政兴造像·····	(105)
大理国白王坟残砖·····	(106)
元七姬权厝志·····	(107)

杂 著

丽江土官木氏群书叙录·····	(111)
记陈曼生《种榆仙馆印谱》·····	(119)
《滇云印粹》序·····	(121)
云南古代画像石刻考·····	(127)
云南碑刻概述·····	(137)
陈圆圆遗事、遗迹考·····	(159)
南中访碑图咏·····	(193)
附 图	

文物散记



文明街夜市

五十年前昆明文明街的夜市，真有点夜市的特点，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东西，全集聚在这一条街上，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白天是找不到这种市场的。

吃的都是风味小食，物美价廉，诸如担担面、稀豆粉油条、烧饵块夹卤牛肉、油炸糯米粑粑、八宝粥、豆花粉丝之类，五枚铜币即可品尝。说起豆花粉丝，其人其物值得一叙。此人不详其姓氏，我读小学时他就在卖豆花粉丝了。当时他年纪约在五十上下，满脸络腮胡须。独沽一味，风雨无阻。有个女儿帮他收洗碗筷。其用料非常认真，粉丝自然是又白又细，入口滑软而不断烂；黑芥末和腌冬菜末必从永馨斋进货，酸甜适口；芝麻油、胡椒粉、白甜酱一应俱全；一锅鲜豆花是他自己点煮，洁白如膏脂，老嫩恰到好处。此人好酒，边做生意，边饮寡酒，边教训他的女儿。偶尔有顾客挑剔口味，他总是如此回答：“我的豆花粉丝唐联帅（唐继尧）、龙主席（龙云）吃了都没有包弹过，你老口味真高。”如此一说，顾客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五十年代初，这里的夜市已成强弩之末，日益萧条。此人也老态龙钟，改行卖瓜子炒豆。我问他为何改行？他说：许多配料都买不到，不愿坏了自己几十年的名声，宁愿改行。后来不久听说就死去了。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个老派小商贩既保守而又认真、安贫乐道的经营生涯。这是在一座古老封闭的城市中产生的小人物，他是无法适应新兴潮流的。

夜市上卖旧衣服的人不少。当时男子流行穿长衫，只要你上去问价，他必千方百计让你穿上身去一试。如果你嫌衣服太短，他就使劲按着你的腰部叫你看，果然长出一截。原因是你弯下腰去低头看，自然衣服就感觉长了，即至买回家中再试，仍然短不合身，只有自认上当。买这种旧衣的人，多半是外县来的农民，老昆明是绝对不会去光顾的。

卖玉器的商贩，白天在二爨街（今民生街）摆摊，入夜到文明街设点，将手镯、发簪、戒指、帽花、百家锁等类饰物缝在一方紫红色的绸缎上，挂满铺板或墙壁，供人选购。所卖都是中、低档品，价格不贵，大约一副“玻璃水飘花”的手镯，只值老滇币四、五十元，一枚白地稍带绿色的马鞍戒指，十元上下即能买到，一件百家锁不过十多元。即便如此便宜，一副手镯的钱已够三口之家一月的基本生活费了。可见当时昆明生活费用之低。

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于礼、钱沅、尹壮图、陈荣昌、袁嘉谷、李诒、缪嘉惠……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翬、刘墉、王文治……等虽然知道，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弘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瞠目不能对。比起北京的古董商来，不啻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卖书画，掌握两条：一是名大价高，名小价低；二是不知名的则漫天喊价，还价即卖。因此往往也能从他们手上买到一点好东西。布震宇前辈曾在这里买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末署“乙酉仲春书于金陵舟中”，正是易代之际所

书，结体用笔蟠结沉郁，可窥见此公当日心情。因款识都是草书，古董不能辨认，只花了几块钱就买到手。抗日战争中期，我在一摊上看见一本《秘戏图》，共八页，是用紫檀木薄板片为地，先刻出阴线人物图景，再用象牙丝嵌镶。线条细如毫发，流畅生动；人物体态丰盈，衣冠服饰及亭榭陈设，一如宫廷气象，堪称罕见之作。末页款署“隆庆丁卯兰陵洒客制”，不详为何人。此册虽画春意，但描绘手法较为含蓄，不似一般春画之恶俗不堪入目，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因此也就不会想入非非了。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著录唐周昉《春宵秘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张丑的鉴赏能力，此卷为旧画大体是可信的。据记载，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讳，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到了宋代，大约是因提倡理学的缘故，对男女床第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因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索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致。后闻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卿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即咏其事，诗云：“宣炉定合古铜章，真贋纷陈古董场。偶向冷摊窥宝笈，春宵秘戏内家装。”

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优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唯独他逛古董摊的时候，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乘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清朝人作牙签用的），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午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